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目錄

文獻的搜集與解讀

清《南部檔案》與乾隆三十七年的金川之役

•梁勇

由《憑摺領錢》所見清水江流域木植之採運

•張應強

《新安呂氏宗譜》中的一份明初徽州戶帖

•王振忠

田野考察筆記

即將「消失」的村落——一個邊關村落的生活變遷

•李東東

活動消息

《歷史人類學學刊》 徵稿啓事

1. 《歷史人類學學刊》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2. 本刊發表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
3. 本刊爲半年刊，定期在每年四月及十月在香港出版。
4. 本刊實行匿名評審制，所有發表之論文均須經兩名或以上評審人審閱通過。文稿中請勿出現任何顯示作者身份之文字。
5. 本刊發表論文稿件一般不超過三萬字。書評稿件不超過三千字。
6. 來稿請注明中、英文篇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院校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並附中英文摘要各約300字及中英文關鍵詞各3至5個。
7. 來稿以打印稿爲準，同時敬希作者盡量通過電子郵件提供文本格式之電腦文件。
8.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採用刊登，論文作者將獲贈該期學刊5本，書評作者則獲贈兩本。
9.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10. 作者投稿前，請自留底稿。投稿後一般會在兩個月內接到有關稿件處理的通知。爲免郵誤，作者在發出稿件兩個月後如未接獲通知，請向編輯部查詢。
11. 本刊編輯部設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繫方法如下：

郵政地址：中國 廣東省
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
郵政編碼：510275
電子郵件：hshac@zsu.edu.cn
電話：86-20-84114831
傳真：86-20-84112122

清《南部檔案》與乾隆三十七年的金川之役

梁勇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清代四川省南部縣衙門檔案現藏於四川省南充市檔案館，其所藏的檔案資料上起於順治十三年（1656），下迄宣統三年（1911），貫穿整個清代。¹因而，從時間上看，具有十分難得的連續性。從檔案內容的具體分類來看，為吏、戶、禮、兵、刑、工、鹽七房，共18,070卷。《南部檔案》及其價值逐步受到檔案學、歷史學、法學等相關學科人士的了解，雖養在深閨卻終於為人所認識。據筆者了解，近一年來，國內外有學者先後到南充查閱了部分資料，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利用這批「國寶」級檔案資料所做出的成果會極大地推動我們對清代地方基層社會的理解。

2005年2月，筆者利用短暫的假期，曾赴南充，查閱了部分檔案原件。查閱過程中，一份編號為2-3-20，館藏目錄為「正堂兵房委管化林坪站南部縣造報舊案軍需錢糧支給過站夫口糧盤費並夫頭押差應付各省出師官兵力夫工食銀兩數目清冊」的兵房資料引起了我的興趣。該清冊保存良好，為紙制，折疊成書的形式，共160頁，每頁均蓋有南部縣衙門印，全冊均為毛筆書寫。從內容來看，該份材料由兩份清冊組成，第一份為該站運送軍需物資夫工的工食銀清單；另一份為該站長夫、蠻夫、客夫每日領取工食銀、口糧數目清單。均按月日順次記載。在此抄錄示後，以饗同好。

乾隆三十六年，大金川土司索諾木聯合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誘殺革布希割土司官，清四川總督阿爾泰率軍平叛，爆發長達五年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在調集了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兵力，耗費了六千一百六十萬兩白銀之後，清軍終於贏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以往的研究，主要利用諸如《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平定兩金川方略》等一些官方上層的資料，對戰爭的過程及其帶來的後果進行研究和評價。但是，如果我們要深刻地理解這次戰爭及其對四川乃至當地老百姓生活

的影響，僅僅依靠上述資料，是不能完全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發掘出更多涉及下層民衆生活和具體基層管理制度的史料來。這兩份清冊無疑能夠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同時，對清軍戰時後勤供應及驛站的具體運作來說，由於資料的缺陷，史學界取得的成果寥若晨星。這兩份清冊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認識乾隆時期軍隊的後勤保障及管理的視角。

文中提及的化林坪站，又名泰寧協，「舊為漢源縣之分縣」，是四川入藏千里古道的重要站口。據史料記載，化林坪到冷磧站約為35里。²清康熙二年，四川總督李國英委兵二百人在此把守，後逐漸增至一千人，並設副將一員統領指揮，節制天全六番大小六十五土司。同時，清政府在此修建營房，存儲物資，將其作為重要的戰略基地，並設官員辦理站務，清著名學者段玉裁就曾在此辦理站務。³下面我們對這兩份清冊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

從附件一我們可以看到戰時前線驛站是怎樣具體運作的。化林坪站的站務管理官員主要從四川各屬縣臨時選調過來，半年輪換一次。史載，由於成都到打箭爐各驛站，每站需夫「動以千數」，對民夫的管理和工價銀的支放，就成了問題。為此，清政府從四川各縣「飛委幹練佐雜，按站分派」，管理站務。但這些官員具體任期及來自何縣，從《實錄》和相關資料皆無從查知。這份清冊為我們提供了完整的答案。其次，我們也可以了解軍隊物資消耗的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先看下表（表一）：

表一、過站軍需物資數目表

物資類別	軍需錢		軍營賞需		紙張	營訊	茶葉
單位	背	兩	背	箱	背	背	背
數量	190	580,200	28	9	4	2	20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戰爭初期僅半年時

間，過站的軍需銀近六十萬兩，190背。軍需物品種類豐富，不僅有紙張、茶葉，還包括各類「軍營賞需」。可以發現，當時軍需物資種類繁多，在增加軍隊戰鬥力的同時，也增加了驛站運送的負擔。

從清冊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長夫的工價分為自行給價與站內給價兩種，站內給價雖然佔主要，達到了總比例的91.2%，但這和我們以前的認識——即站夫的工食銀完全由站內提供——不同。

附件二主要反映了如下幾個問題。一、夫工的數量及構成。從裏面我們可以知道，驛站的夫工大體可以分為兩類：長夫和雇夫。長夫是清政府用行政手段從各縣征派來站服役，屬於里甲體制中勞役的一種。從該清冊來看，各縣長夫在夫頭押差監督下，以縣為單位來站運送軍需。在各縣來站服役的幾百名長夫，內部編排是按照他們所屬的里或約為單位來進行的（該館編號2-2-13《四次更換點名長夫冊》詳細記載了該縣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各鄉長夫和夫頭的年齡、面部特徵等情況）。這樣的編排無疑有助於長夫的管理。從時間上來看，這些長夫同樣實行輪換制度。與此同時，在長夫不敷使用的情況，該站也僱傭了當地少數民族民夫（所謂的蠻夫）和客夫來運送軍需。從清冊每日支付的夫工工價銀來看，這些客夫的收入明顯低於長夫。夫頭押差及長夫每天的口糧均為一升，夫頭押差每個月工食為銀一兩，合每天三分三厘三毫。蠻夫、客夫每天均為三分，但沒有口糧供應。二、長、雇夫的每日工價銀大抵可以反映出當時當地的物價高低及生活水平，這為我們了解清中前期川西乃至整個四川普通民衆的生活提供了確切的原始材料。夫工基本上都是每個家庭主要勞動力，作為家庭生活的主要來源，他們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大多數家庭的生活水平。

我們再來看看該站在乾隆三十七年一到六月的分月用夫數目（表二）。

表二、分月用夫數目表

	長夫	雇夫（蠻夫和客夫）	總數
一月	8,416	1,165.2	9,581.2
二月	11,403	8,36.1	12,239.1
三月	16,035	-	16,035
四月	14,471	-	14,471
五月	13,046	615.2	13,661.2
六月	9,180	619	9,799
小計	72,551	3,235.5	75,786.5

上表可以看到，化林坪站每月的出工數量都在一萬個工作日左右，考慮到進剿大小金川三個方向的幾十個驛站，這個數字總匯起來，無疑很龐大。從站內民夫的類別來看，從各縣徵發的民夫佔了總數的95.7%，臨時僱請的蠻夫和客夫所佔比例較小。這似乎說明，清政府對征派各縣民夫有信心，這些官運民力雖然耗資比起商運要大，但易於管理。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當時的四川總督桂林曾上奏，希望「招商協運軍糧」，但乾隆以「川省並無殷商為由」加以拒絕。⁴這兩份清冊表明，戰爭爆發後不久，清政府就建立了一個管理有效的後勤供應網絡，這大概也是清政府最後能夠戰勝的原因。

南部縣屬於川北保寧府與川邊的化林坪相距甚遠，但在南部衙門檔案卻保留了這樣珍貴的有關化林坪站具體運作的檔案文獻，可以想見，當時這場戰爭對整個四川社會、經濟的影響至深。類似有關基層社會具體運作的資料，南部縣衙門檔案保留的還有很多，其價值仍待我們繼續去發掘。2003年10月，經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諮詢委員會的評審，《南部檔案》入選第二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註釋：

¹ 難能可貴的是，該縣民國時期的檔案保留的也比較完整。筆者在南充時，曾查閱了部分南部民國時期的檔案目錄，有大量的關於紅四方面軍在包括南部在內的川北地區的活動情況。

² 四川民族文化宮圖書館，《瀘定縣圖志》（內部參考，1961），頁11。

³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頁3544。

⁴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九百四，頁9。

附一：（編者註：引文標點為編者所加）

《原管化林坪站南部縣造齋舊案軍需運送餉鞘賞需等項支銷夫工清冊》

委管南路¹口內化林坪站務，南部縣寫造報舊案軍需錢糧事。遵將卑職，自乾隆叁拾陸年拾壹月拾陸日，准前管站員金堂縣典史高岱移交接管起，至叁拾柒年陸月底交代署永川縣張令止。除叁拾陸年分，另冊造齋建昌道憲外，所有數目理合挨順月日，開造清冊，呈齋核銷，須至冊者

計開

乾隆叁拾柒年

正月初貳日

一建昌道差役解赴爐城²軍需錢伍拾背，計重貳千伍百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伍拾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係自行給價。

初叁日

一准宜頭站□運軍營賞需貳拾肆背，每背重伍拾觔，用夫貳拾肆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食銀伍分，共銀壹兩貳錢。

初肆日

一建昌道憲差役解赴爐城軍需錢壹百貳拾背，計重陸千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壹百貳拾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係自行給價。

初伍日

一寧遠府差役解赴爐城紙張貳背，計重壹百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貳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壹錢。

以上正月分，共用夫壹百玖拾陸名，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內自行給價夫壹百柒拾名，共支銷貳拾陸名，工價銀陸兩叁錢。

貳月初柒日

一建昌道憲差役解赴爐城軍需錢貳拾背，計重壹千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貳拾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壹兩。

拾貳日

一泰寧右營差兵丁解赴軍營紙張貳背，計重壹百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貳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壹錢。

以上貳月分，共用夫貳拾貳名，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共支工價銀壹兩壹錢。

叁月初拾日

一珙縣典史劉廷相押解餉銀肆萬陸千兩，雅安夫價銀柒百兩過站，用夫肆百陸拾陸名柒分，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貳兩叁錢叁分伍釐。

前件所有解送餉鞘，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拾捌日。

一馬邊廳李押解餉銀肆萬陸千兩過站，用夫肆拾陸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貳兩叁錢。

前件所有解送餉鞘，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貳拾柒日

一大寧縣鹽大使趙押解餉銀拾萬兩過站，用夫壹百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伍兩。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貳拾捌日

一督憲差官解軍營賞需玖棕箱，每箱用招夫貳名，共用夫壹拾捌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

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玖錢。

以上叁月分，共用夫貳百壹拾名零柒分，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共支銷夫工銀拾兩零伍錢叁分伍釐。

肆月拾捌日

—劍州武連驛巡檢陸，押解餉銀玖萬柒千伍百兩過站，用夫玖拾柒名伍分，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肆兩捌錢柒分伍釐。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以上肆月分，共用夫玖拾柒名伍分，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共支銀肆兩捌錢柒分伍釐。

伍月拾伍日

—涪州巡檢王，押解餉銀玖萬肆千兩過站，用夫玖拾肆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肆兩柒錢。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淮林口站滾運雅安縣解運營訊□貳背，計重壹百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貳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壹錢。

貳拾貳日

—試用典史郭押解餉銀拾萬兩過站，用夫壹百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伍兩。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以上伍月分，共用夫壹百玖拾陸名，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共支銷工價玖兩捌錢。

陸月拾貳日

—長壽縣陳押解餉銀肆萬捌千兩過站，用夫肆拾捌名，送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貳兩肆錢。

拾叁日

—太平縣張押解餉銀肆萬捌千兩過站，用夫肆拾捌名，送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貳兩肆錢。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查明並未支領馱腳銀兩，是以卑職照例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拾陸日

—軍需局差役解送軍營賞需肆背，計重叁千貳百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陸拾肆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叁兩貳錢。

貳拾玖日

—昂州差役解送軍營賞需茶葉貳拾背，計重壹千觔，每伍拾觔用夫壹名，共用夫貳拾名，送至冷磧站交替，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共銀壹兩。

以上陸月分，共用夫壹百捌拾名，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共支銷夫工銀玖兩。

前件自乾隆叁拾柒年正月初壹日起，至是年陸月底交卸止，共用夫玖百零貳名貳分，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造報外，內自行給價夫壹百柒拾名，共支銷柒百叁拾貳名貳分，工價銀叁拾陸兩陸錢壹分，並無浮冒，理合聲明。

具

乾隆肆拾壹年拾壹月拾貳日 知縣 凌夢曾³

附二：（編者註：引文標點為編者所加）

《委管化林坪站南部縣造報舊案軍需給過站夫口領立□□工食銀兩數目清冊》

委管南路口內化林坪站務，南部縣寫造報舊案軍需錢糧事，遵將卑職，自乾隆叁拾陸年拾壹月拾陸日，准前站員金堂縣典史高岱移交接管起，至叁拾柒年陸月底，交卸署永川縣張令止，除叁拾陸年分另冊造齋建昌道憲外，所有叁拾柒年分，支銷在站長夫併添僱短夫及夫頭押差，工食口糧細數，理合按順月日造具清冊，呈請核銷，須至冊者。

計開

乾隆叁拾柒年

正月初壹日

一原存冕寧縣長夫玖拾伍名，夫頭押差陳德等伍名。

一原存成都縣代忠州屬辦僱長夫貳百名，夫頭押差周倅、范朝相等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叁石壹斗。

初貳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伍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叁石壹斗。

初叁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伍名，押差夫頭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叁石壹斗。

初四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伍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一本日脫逃冕甯縣夫劉康遠等五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三百零五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三石零伍升。

初伍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零伍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叁石伍升。

初陸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零伍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叁石伍升。

初柒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零伍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叁石零伍升。

初捌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一本日站夫不敷應用，又添僱短夫貳百陸拾名，蠻夫壹百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共叁百零伍名，支銷口糧米叁石零伍升，又添僱短夫並蠻夫共叁百陸拾名，每名折口糧銀叁分，共銀拾兩零捌錢。

初玖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伍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 短僱蠻夫壹百名。
- 短僱客夫玖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零伍名，短僱蠻夫客夫壹百玖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叁石零伍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伍兩柒錢。

初拾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 短僱蠻夫伍拾玖名伍分。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叁百零伍名，短僱蠻夫伍拾玖名伍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長夫押差口糧米叁石零伍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柒錢捌分伍釐。

拾壹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 短僱蠻夫壹百名。
- 短僱客夫壹百叁拾名。
- 脫逃冕寧縣夫柳容國等貳拾貳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叁名，短僱蠻夫、客夫貳百叁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長夫並押差、夫頭口糧米貳石捌斗叁升，支僱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陸兩玖錢。

拾貳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 短僱蠻夫壹百名。
- 短僱客夫壹百零壹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叁名，短僱蠻夫、客夫貳百零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並押差、夫頭口糧米貳石捌斗叁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陸兩零叁分。

拾叁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 短僱蠻夫叁拾陸名捌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叁名，短僱蠻夫、客夫叁拾陸名捌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叁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壹錢□釐。

拾肆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叁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叁升。

拾伍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叁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叁升。

拾陸日

-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叁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叁升。

拾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除冕寧縣夫頭陳德壹名、押差劉應龍壹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除冕寧縣夫頭押差陳□等貳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初壹日起至拾陸日止，計拾陸日，每名支工食銀叁分叁釐叁毫，共銀壹兩零陸分陸釐陸毫。

拾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肆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長夫夫差頭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口兩每名銀叁分，共銀壹錢貳分。

拾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叁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伍拾伍名壹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伍拾伍名壹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並押差夫頭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陸

錢伍分叁釐。

貳拾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貳拾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貳拾捌名捌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貳拾捌名捌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每名銀叁分，共銀捌錢陸分肆釐。

以上壹月分，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共捌拾肆石壹斗陸升，折支僱夫口糧並夫頭押差工食銀叁拾陸兩零貳分貳釐陸毫。

貳月初壹日

—原存冕寧縣長夫陸拾捌名，夫頭押差趙受選等叁名。

—原存成都縣代忠州屬辦僱長夫貳百名，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

—短僱蠻夫壹百名。

—短僱客夫壹百名零陸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客夫貳百名零陸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客夫僱夫，每名銀叁分，共銀陸兩零壹分捌釐。

—冕寧縣夫頭押差趙受選等叁名，成都縣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共拾叁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正月初壹日起至貳月初壹日止扣即滿壹月，共支工食銀拾叁兩。

初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壹百名。

—短僱客夫壹百陸拾叁名叁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客夫貳百陸拾叁名叁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僱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柒兩捌錢玖分玖釐。

初三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初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肆拾名零貳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肆拾名零貳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貳錢玖釐。

初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貳拾貳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貳拾貳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陸錢陸分。

初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伍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伍拾叁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伍錢玖分。

初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初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初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初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叁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支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

拾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肆拾叁名陸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肆拾叁名陸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叁錢零捌厘。

拾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短僱蠻夫壹百名。

—短僱客夫伍拾捌名肆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捌拾壹名，短僱蠻夫、客夫壹百伍拾捌名肆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捌斗壹升，折支僱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肆兩柒錢伍分貳釐。

拾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陸拾捌名，夫頭押差拾叁名。

—收江津縣夫壹百捌拾壹名，夫頭押差蔣榮、周明玉等玖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柒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柒斗壹升。

貳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肆拾玖名，夫頭押差貳拾貳名。

—短僱蠻夫叁拾名零伍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柒拾壹名，短僱蠻夫叁拾名零伍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肆石柒斗壹升，折支蠻夫每名銀叁分，共銀玖錢壹分伍釐。

貳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肆拾玖名，夫頭押差貳拾貳名。

—短僱蠻夫貳拾肆名零伍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柒拾壹名，短僱蠻夫貳拾肆名伍分，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柒斗壹升，折支蠻夫每名銀叁分，共銀柒錢叁分伍釐。

貳拾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肆拾玖名，夫頭押差貳拾貳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柒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柒斗壹升。

貳拾叁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肆拾玖名，夫頭押差貳拾貳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柒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柒斗壹升。

貳拾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肆拾玖名，夫頭押差貳拾貳名。

—收珙縣長夫玖拾肆名夫頭押差許秀、李耀先等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貳拾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貳拾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貳拾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貳拾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貳拾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叁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以上貳月分，共支銷口糧米壹百壹拾肆石零叁升，折支口糧工食銀叁拾捌兩零捌分叁釐。

叁月初壹日

—原存冕寧縣夫陸拾捌名，夫頭押差趙受選等叁名。

—原存成都縣代忠州屬辦僱長夫貳百名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

—原存江津縣夫壹百捌拾壹名，夫頭押差蘓榮、周明玉等玖名。

—原存珙縣夫玖拾肆名，夫頭押差許秀、李耀先等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冕寧縣夫頭押差趙受選等叁名成都縣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共拾叁名，自貳月初貳日起至叁月初壹日止，扣滿壹月，共支工食銀拾叁兩。

初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叁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各縣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

斗。

初玖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初拾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拾壹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拾貳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拾叁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拾肆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拾伍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伍百柒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伍石柒斗。

拾陸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伍百肆拾叁名，夫頭押差貳拾柒名。

一除冕寧縣滿站回籍夫陸拾捌名，夫頭押差叁名。

本日實□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一冕寧縣夫頭押差趙受選等貳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叁月初貳日起至叁月拾伍日止，共拾肆日，每名每日支工食銀叁分叁釐叁毫，共支工食銀壹兩叁錢玖分玖釐玖毫。

拾柒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捌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長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一江津縣夫頭押差蘇榮、周明□等玖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貳月拾玖日起至叁月拾捌日止扣滿壹月，共支工食銀玖兩。

拾玖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參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珙縣夫頭押差許秀等伍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貳月貳拾肆日起至參月貳拾叁日止，扣滿壹月，共支銷工食銀壹兩。

貳拾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叁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以上叁月分，共支銷口糧米壹百陸拾石零叁斗伍升，支銷夫頭押差工食銀貳拾捌兩叁錢玖分

玖釐玖毫。

肆月初壹日

—原存成都縣代忠州屬辦僱長夫貳百名，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

—原存江津縣長夫壹百捌拾壹名，夫頭押差蘓榮、周明玉等玖名。

—原存珙縣長夫玖拾肆名，夫頭押差許秀、李耀先等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成都縣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每名每月支工食銀壹兩，自叁月初壹日起至肆月初貳日止，扣滿壹月，共支工食銀拾兩。

初叁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參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江津縣夫頭押差蘇榮、周明玉等玖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叁月拾玖日起至肆月拾玖日止，扣滿壹月，共支銷工食銀玖兩。

貳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

玖升。

貳拾貳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叁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肆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一珙縣夫頭押差許秀、李耀先等伍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叁月貳拾肆日起至肆月貳拾肆日止，扣滿壹個月，共支銷工食銀伍兩。

貳拾伍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陸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柒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捌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玖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以上肆月分，共支糧口糧米壹百肆拾肆石柒斗壹升，共支銷工食銀貳拾肆兩。

伍月初壹日

一原存在站夫代忠州屬雇辦長夫貳百名，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

一原存江津縣長夫壹百捌拾壹名，夫頭押差蘓榮、周明玉等玖名。

一原存珙縣長夫肆拾玖名，夫頭押差許秀、李耀先等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貳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叁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短僱蠻夫捌名伍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肆百玖拾玖名，短僱蠻夫捌名伍分，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貳錢伍分伍厘。

初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短僱蠻夫壹百名。

—短僱客夫壹百柒拾玖名柒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短僱蠻夫客夫貳百柒拾玖名柒分，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夫差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折支僱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捌兩叁錢玖分壹厘。

初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短僱蠻夫捌名伍分。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短僱蠻夫捌名伍分，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貳錢伍分伍厘。

初陸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柒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捌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玖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初拾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壹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貳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工夫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叁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肆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伍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陸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柒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捌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拾玖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一江津縣夫頭押差蘓榮、周明玉等玖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肆月拾壹日起至伍月拾玖日止，扣滿壹月，共支銷工食銀玖兩。

貳拾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壹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貳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貳拾叁日

一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玖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玖斗玖升。

一江津縣夫頭押差蘓榮、周明玉等玖名，自伍月貳拾日起至貳拾叁日，滿站回籍，計肆日每日每名支工食銀叁分叁釐叁毫，共銀壹兩壹錢玖分玖釐玖毫。

貳拾肆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肆百柒拾伍名，夫頭押差貳拾肆名。

—除江津縣滿站回籍夫差壹百玖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叁百零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叁石零玖升。

—珙縣夫頭押差許秀、李耀先等伍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肆月貳拾伍日起至伍月貳拾肆止，扣滿壹月，共支工食銀伍兩。

貳拾伍日

—原存在站各縣夫貳百玖拾肆名，夫頭押差拾伍名。

—短僱蠻夫陸拾陸名。

—除珙縣滿站回籍長夫，夫頭押差玖拾玖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短僱蠻夫陸拾陸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僱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玖錢捌分。

貳拾陸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叁拾壹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短僱夫叁拾壹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玖錢叁分。

貳拾柒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貳拾捌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斗壹升。

貳拾玖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壹百名。

—短僱客夫壹百貳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短僱蠻夫客夫貳百貳拾叁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陸兩陸錢玖分。

叁拾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短僱蠻夫柒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貳錢壹分。

以上伍月分，共支銷口糧米壹百叁拾石零肆斗陸升，折支蠻夫口糧、夫頭押差工食銀共叁拾叁兩玖錢壹分零玖毫。

陸月初壹日

—原存成都縣代忠州屬辦雇長夫貳百名，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貳石壹斗。

初貳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初叁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成都縣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伍月初叁日起至陸月初叁日止，扣滿壹月，共支工食銀拾兩。

初肆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初伍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初陸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初柒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初捌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叁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貳百名，押差夫頭拾名，共貳百壹拾名，短僱蠻夫叁拾肆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壹兩零貳分。

初玖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貳石壹斗。

初拾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貳拾叁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短僱蠻夫貳拾叁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陸錢玖分。

拾壹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柒拾玖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壹拾名，短僱蠻夫柒拾玖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壹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貳兩叁錢柒分。

拾貳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拾名。

—收土司余洪澤代卑職僱駝騾拾頭，折夫貳拾名。

本日實存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叁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糧石叁斗。

拾叁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並僱駝騾，折夫貳百貳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僱蠻夫貳拾伍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叁拾名，短僱蠻夫貳拾伍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叁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柒錢伍分。

拾肆日

—原存在站成都縣夫並僱駝騾，折夫貳百貳拾名，夫頭押差拾名。

—收江津縣換班夫貳百名，夫頭押差梁在碧、馬文仲等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拾伍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二縣夫並雇駝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拾陸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二縣夫並雇駝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拾柒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二縣夫並雇駝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拾捌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二縣並雇駝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拾玖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二縣並雇駝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二縣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壹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貳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參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駝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肆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伍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陸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肆百肆拾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貳拾柒日
—原存在站成都、江津並雇騾，折夫肆百貳拾名，夫頭押差貳拾名。
—短雇蠻夫伍拾柒名。
—除成都縣滿站回籍夫差貳百壹拾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參拾名，短雇蠻夫伍拾柒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口糧米肆石肆斗。
銷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參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給銀叁分，共銀壹兩柒錢壹分。
—成都縣夫頭押差周俸、范朝相等拾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初肆日起至貳拾陸日滿站，計貳拾叁日，每名日支工食銀叁分叁釐叁毫，共支工食銀柒兩陸錢陸分陸釐陸毫。

貳拾捌日

—原存在站江津並雇騾，折夫貳百貳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雇蠻夫壹百名。

—短雇客夫肆拾柒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叁拾名，短雇蠻夫客夫壹百肆拾柒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叁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銀叁分，共銀肆兩肆錢壹分。

貳拾玖日

—原存在站江津並雇騾，折夫貳百貳拾名，夫頭押差拾名。

—短雇蠻夫壹百名。

—短雇客夫壹百伍拾肆名。

本日實存在站夫並夫頭押差貳百叁拾名，短雇蠻夫客夫貳百伍拾肆名，除運夫工價隨案造報外，共支在站夫差口糧米貳石叁斗，折支蠻夫口糧，每名給銀叁分，共銀柒兩陸錢貳分。

—土司余洪澤同卑職雇駝騾拾頭，折夫貳拾名，每頭月給工價銀肆兩，自陸月拾貳日起至五月底止，計拾捌日，每日每頭雇價銀貳分陸釐□毫，共銀肆拾柒兩玖錢玖分玖厘玖毫。

—江津縣夫頭押差梁在碧、馬文仲等拾名，每名月支工食銀壹兩，自陸月拾肆日起至月底止，計拾陸日，每名日支工食錢叁分叁釐叁毫，共支工食銀伍兩叁錢叁分叁釐叁毫。

以上陸月共支銷口糧米玖拾壹石捌斗，折支蠻夫口糧並夫頭押差口糧以及駝騾雇價，共銀捌拾玖兩伍錢陸分玖釐捌毫。

前件自乾隆叁拾柒年正月初壹日起至陸月底止，共支銷銀貳百肆拾玖兩玖錢捌分陸釐貳毫，共支銷口糧米柒百貳拾伍石伍斗壹升，並無浮冒，理合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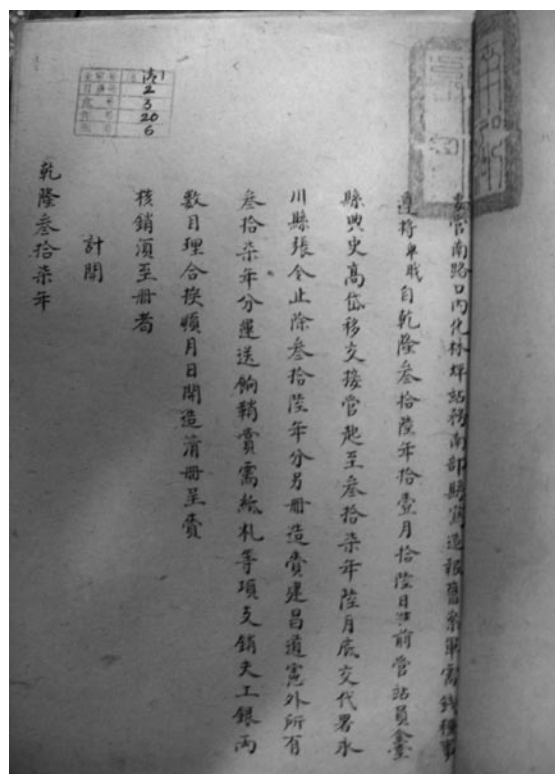
右 具

附註：

¹ 清軍進剿小金川，後勤供應以成都為中心，分為兩路。南路從成都府新津縣到打箭爐，共設十站，化林坪為其中一站。見《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九百四，頁二十三。

² 即打箭爐。

³ 據王瑞慶，道光《南部縣志》，卷十一，〈職官志〉載：凌夢曾，浙江歸安人，於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至三十九年三月任南部知縣。四十一年知縣為趙嘉程、陳聯拔署任。



附圖一

每伍拾兩用夫壹名共月夫
最名送王守階站交督計
程壹站每名給工價銀伍分
共銀壹錢

以上正月分共用夫壹百玖拾陸
名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銷
造報外內自行給隨夫壹百
柒拾名共支銷銀伍拾陸名工

一武昌道憲差役解赴城城軍需錢貳拾肆肆重
壹千兩每伍拾兩用夫壹名
共用夫貳拾名送王守階站
交督計程壹站每名給工
價銀伍分共銀壹兩

拾貳日
一奉寧石營差兵丁解赴軍營給張貳貳計重
壹百兩每伍拾兩用夫壹名

附圖二

一興縣典史劉建相押解餉銀肆萬陸千兩解
小拾陸名送王守階站
交督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
銀伍分共銀貳兩叁錢叁
分伍釐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聲明並未支
領款脚銀兩是以單載照例應
付背夫合併聲明

拾捌日
一馬邊廳李押解餉銀肆萬陸千兩通站用夫

附圖三

以上正月分共用夫貳百壹拾名
零柒分除口糧另於站夫冊
內支銷造報外共支銷夫工
銀拾兩零伍錢叁分伍釐

肆月拾捌日
一劍州武連驛巡檢陸押解餉銀玖萬柒千伍百
兩通站用夫玖拾柒名伍分送
小拾陸名送王守階站
交督計程壹站每名給工價
銀伍分共銀肆兩伍錢伍
分伍釐

前件所有解送餉銀聲明並未支
領款脚銀兩是以單載照例
應付背夫合併聲明

以上肆月分共用夫玖拾柒名伍
分除口糧另於站夫冊內支
銷造報外共支銀肆兩捌錢
柒分伍釐

附圖四

由《憑摺領錢》所見清水江流域木植之採運

張應強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在清代以來清水江流域大規模的木材貿易活動中，木植的採運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通常情況下，待砍的木山確定之後，山客就會僱請木夫，一旦談妥伐運工錢，即可組織上山伐木。木夫多於山林附近的村寨僱請，除非山場離村寨很近，一般負責砍伐拖運的木夫都會帶上工具和鹽糧進

山，搭建簡陋窩棚居住，故有「上棚」之謂；而到了伐運完畢，則又有所謂「下棚」之稱。這是木材採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間包括許多砍伐、拖運等專業技術的運用，以及複雜的組織與管理過程。地方志記載這一伐運環節之困難所在：

當砍伐之時，非若平地易施斧斤，必須棧廂、搭棚，使木有所依。具使削其葉，多用人夫纜索維繫，方無墜折之虞，此砍木之難也。筏運之路，俱極陡狹，空手尚苦難行，用力更不易。必須墊低就高，用木搭架，非比平地之可用車輛。上坡下坡，輾轉數十里或百里，始至小溪。又若水淺，且溪中怪石林立，必待大水泛漲漫石浮木，始得放出大江。然至小溪，利用泛漲，木在山陸，又以泛漲為病。故照例九月起工，二月止工，以三月水淺，難於棧廂，是筏運于陸者在冬，運于水者在夏秋，非可一直而行，記日而至。此伐木之難也。

尚無材料說明早期木夫中是否有旱、水之分，或是旱夫與水夫各負其責始於何時。然而，很清楚的是後來的情形，即旱夫所做的工作是砍伐木材、負責陸運，包括將樹木砍倒、脫皮去枝、打「山印」或記暗號、鑿水眼，最後將木材

從山中運到河口江邊，以待木材的成排與水運。這也就是「上棚」與「下棚」之間旱夫所要完成的工作。筆者所見的一份民國年間的契約可以從一個側面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過程：

立包拖運木植字人 姜宣明
文蔚錫，今砍伐歸遂溪條木事，單包與黃門 蕭昌福
王森德 等拖運，議定包拖工價市洋捌角零零捌。其木每百株數運捌株不算錢。此木拖至溪口擺亮交單，除外有根算根。自包之後，雙方不得木錢兩悞，並無翻悔異言。恐口無憑，立此包單為憑是實。

外批 上棚客幫洋陸元，

下棚有無隨客之意。

憑中 姜於鈞

民國廿九年十月十四日（此處蓋有「文蔚錫印」）

其一，「包拖運木植字人」姜宣明、文蔚錫，即是所謂「山客」；《憑摺領錢》的折疊帳簿的封套書明「姜宣明 文蔚錫 合記」。只是兩人的身份尚難確定，從「卦治、平麓姜宣明、文蔚錫」，或可推知姜宣明可能是姜姓為主的平麓寨人；而文蔚錫則可能是卦治人，一來卦治以文姓居多，二來清末民初「當江」的卦治、王寨、茅坪三寨中不乏家資豐裕者充當山客。若此

推斷成立，則山主與外來山客聯合共同充當採運木材到下游出售的「山客」可能是一種普遍的模式，兩者各自擁有的資源可能使得雙方的利益關係更為穩固牢靠。雖然我們還沒有關於文蔚錫作為山客的背景及其活動的資料，但另一份契約顯示了其活動形式的多樣化：在民國32年，他與人將共同買下卦治一塊木山的栽手股轉買，獲「價銀陸仟捌佰伍拾捌元整」。他所佔股份不得而

知，與他聯手從事這種在民國年間較為普遍的青山買賣的龍憲達身份也未能查實，但在一次木材交易中資本數額動輒數千大洋，至少可以肯定山客所必須具有的基本經濟實力是相當可觀的。

其二，承接將木「拖至溪口擺亮交單」的蕭昌福、王森德，當即所謂的「棚頭」，他們是木材採伐和拖運的組織者。由他們組織和安排早夫完成從砍山放木到拖運至溪口江邊等各個環節的工作。承包拖運木植的蕭昌福和王森德來自黃門，黃門屬清水江北岸的九寨地區。據稱，早夫多由錦屏境內的九寨、偶里、啓蒙、銅坡、秀洞等地的農民充當。《憑摺領錢》所載此單木植拖運，是在清水江南岸、支流八洋河上的歸遂溪一帶。如契字所云，蕭昌福和王森德二人及其率領的木夫，就是要把木植「拖至溪口擺亮交單」，「擺亮」即今之八洋。從這裏經八洋河下游河段，木材就可以進入清水江而運抵當江之處。由來自黃門的木夫將木植拖運至溪口交單，而不是直接運至下游當江之所，我們或可做這樣的解釋：八洋河同我們前面已經討論到的亮江一樣，

合共付洋乙千捌百玖拾陸元玖角。

共木（二千零七十七），除付用木（一百五十二），下存木（一千九百二十五）根。（八八）

扣洋乙千伍百伍拾伍元肆角，外加翻工洋三百肆拾捌元，又外二次腰扛反下棚洋陸拾元，合共洋乙千玖百陸拾三元肆角。除付外下找洋陸拾陸元伍角。

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內，雙方基本上履踐了訂立的字約，沒有「木錢兩悞」。木夫總共獲取了一千五百多元的報酬。從帳摺記錄的情況看，拖運木植的前半段，即二十九年內的兩個多月，山客支付的市洋較少，每次都在二、三十元間，或許主要是為了保證拖運人夫基本生活需要，惟十二月二十三日支付了一百二十元市洋，應該跟春節的來臨有關，因為這次付錢之後到正月十三才又有付錢的記錄。帳摺還記載了幾次付錢給木夫購買食鹽，其中十一月十三日留下了「付鹽貳斤扣洋四元五角」的記錄，向我們透露了當時當地食鹽大致的市場價格。到了拖運木植的後期，山客支出的市洋也漸漸增多，如最後的三月初三、初七、初九、初十這四天所支付的，已多達八百六十元市洋。因此到結算的時候，才有了

都有自乾隆年間就已形成的按「步」分「江」制度；所以當木植從山場拖運到溪口之後，將木植撬排放運到下河已經是沿河村寨所享有的權利。與此同時，其中還反映著一種與「江步」權利相關聯的區域內不同人群間早夫與水夫（或排夫）的劃分，甚至還有了某種專業化分工的意味。這背後是流域內臨江與居山等不同人群權利和資源的再分配，而且應該是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發展的結果。

其三，山客與棚頭在契字上約定了拖運木材每株價錢和「每百株敷運捌株不算錢」；而領錢帳摺上記錄了從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至三十年三月初十日之間的近五個月中，先後共43次支付價洋的日期和數目。從中可以看到，定約的第一天十月十四日，即「付洋三拾元正」；最多的一次是接近結束的民國三十年三月初七日，「付市洋貳百元正」。帳摺最後對木、錢均作了合計（編者註：下引文括號內的數字為花碼字，參閱附圖三）：

「除付外下找洋陸拾陸元伍角」記錄。相信這種承包拖運木植與支付工價的方式，可能是清水江下游一帶普遍流行的。

其四，兩份契約在訂立時有個外批：「上棚客幫洋陸元，下棚有無隨客之意。」「客」就是山客或木客，即姜宣明和文蔚錫兩人，他們在木夫上棚時另外幫貼了價洋六元。外批是契約上特有的對未盡事宜的補充或說明，《憑摺領錢》折疊帳簿沒有書明，倒是在帳簿背面起首，留下了兩則同樣重要的記錄：

民國三十年正月廿九日，憑中黃金煥先生相勸，此單木植共加伙洋三百肆拾捌元正。

二月廿八日，又加洋陸拾元正。此次作下棚一概在內。

這兩筆約定外增加的價洋，就是前引帳摺合計中的「外加翻工洋三百肆拾捌元，又外二次腰扛反下棚洋陸拾元」，而且也對契約上外批「下棚有無隨客之意」作了一個交代——「此次作下棚一概在內」。由此可見，即使在契字中已經有的明確的約定，也可能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發生改變和作出調整。

在另一摺相類的帳簿中，簿首書約云：「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包羊培山與王老五下山，每根議伍角捌分正。所有發洋，見摺即發。」從登記的四月初九日首筆市洋100元帳目後注明「錫兄手付」，及與前引《憑摺領錢》有相同的出處，大致可以斷定是文蔚錫經營的又一單木材砍伐下山的業務。此單業務共伐木一千八百七十八根，沒有不算錢的「敷木」，價錢也只有「伍角捌分」，應該是山場離河口江邊較近的緣故。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前引事例極為雷同，在帳簿背面有一則記事：「民國廿九年五月廿五日，王老五等因此木包得太虧，請吾等至棚，憑中姜必榮、姜陸權，增加苦力市洋玖拾陸元捌角正。」

從以上的簡要描述中，我們可以對清水江木材貿易中砍樹下山這一過程，有一個基本的了

解。木主（山客）與棚頭訂立砍伐拖運合同後，整個的採運活動就由棚頭負責組織。雖然尚無進一步的材料反映採運活動的具體過程，但結合口述材料，可以推斷，至少在清末和民國時期，棚頭如上述承運歸遂溪木植的蕭昌福、王森德和負責羊培山木材下山的王老五等，也漸漸趨向專業化，一方面他們與山客建立了較為穩定的聯繫；另一方面，他們又有一批相對固定的採伐工人來源，隨時可以僱請。至於在棚期間的活動，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歸遂溪和羊培山這兩次砍伐的樹木在2,000根上下，已具相當規模；而木主付出的採運工錢也分別為1,500多和1,000多元大洋，而且因為棚頭在組織實施過程中覺得「包得太虧」，又都各自增加了市洋400多元和近100元。這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棚頭僱請木夫已達一定數量，同時，由木主僅在木材採運的這個環節就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可以想見其所具備的雄厚經濟實力以及經營木材買賣可能獲取的豐厚利潤。當然也不能排除帳摺上所反映的，是在約定之後木主、棚頭、旱夫三者之間為保障或爭取各自最大利益，互相討價還價的一個動態過程。惟是單憑帳摺上棚頭要求木主「增加苦力」、或是有憑中相勸而增加伙洋等簡單的記載，我們很難具體討論這些不同利益主體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憑摺領錢》帳簿全文如下：（編者：標點為著者所加）

立包拖運木植字人 姜宣明 文蔚錫，今砍伐歸遂溪條木事，單包與 蕭昌福 王森德 等拖運，議定包拖工價市洋捌角零零捌。其木每百株數運捌株不算錢。此木拖至溪口擺亮交單，除外有根算根。自包之後，雙方不得木錢兩悞，並無翻悔異言。恐口無憑，立此包單為據是實。

十月十四日，付洋三拾元正。

十八日，付市洋貳拾陸元。

二十二，付市洋拾伍元。

又付市洋肆元。

二十八，付市洋拾陸元。

又付鹽洋肆元。

十一月初三，付市洋三拾元。

初八，付市洋貳拾元。

十三，付市洋貳拾元。
又付鹽貳斤，扣洋四元五角。

十八，付市洋貳拾元。
廿三，付市洋貳拾伍元。
又付鹽市洋貳元。
廿八，付市洋貳拾壹元。
又付鹽洋貳元。

十二月初四，付市洋三拾元。
初八，付市洋貳拾捌元。
又付鹽洋肆元。
又付洋壹元貳角。

十二，付市洋三拾陸元。
十九，付市洋貳拾元。
廿日，付市洋貳拾元。
廿三，付市洋壹佰貳拾元。

三十年正月十三，付市洋三拾元。
又付鹽洋肆元。

十八，付市洋貳拾三元。
二十三，付市洋貳拾伍元。
二十八，付市洋貳拾貳元。

二月初三，付市洋柒拾元。
初八，付市洋肆拾元。
十三，付市洋伍拾陸元。
十四，付市洋拾肆元肆角。
十七，付市洋捌拾元。
廿三，付市洋柒拾貳元。
又付鹽洋貳元貳角。
又付市洋拾元正。

廿七，付市洋玖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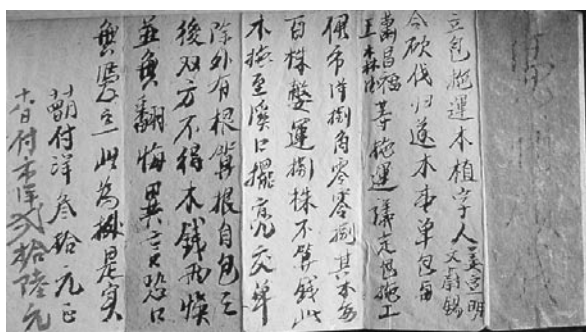
三月初三，付市洋壹佰三拾元。
初七，付市洋貳佰元正。
初九，付市洋肆佰元正。
初十，付市洋壹佰卅元。

合共付洋乙千捌百玖拾陸元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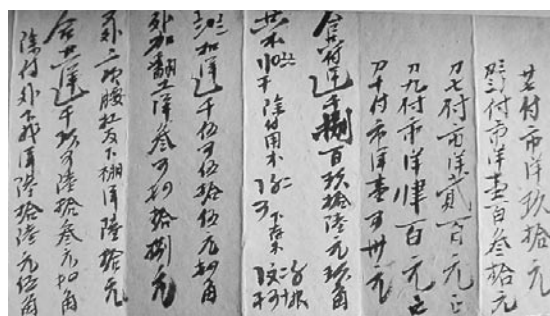
共木二千零七十七，除付用木一百二十五，下存木一千九百二十五根。八八扣洋乙千伍百伍拾伍元肆角，外加翻工洋三百肆拾捌元，又外二次腰扛反下棚洋陸拾元，合共洋乙千玖百陸拾三元肆角。除付外下找洋陸拾陸元伍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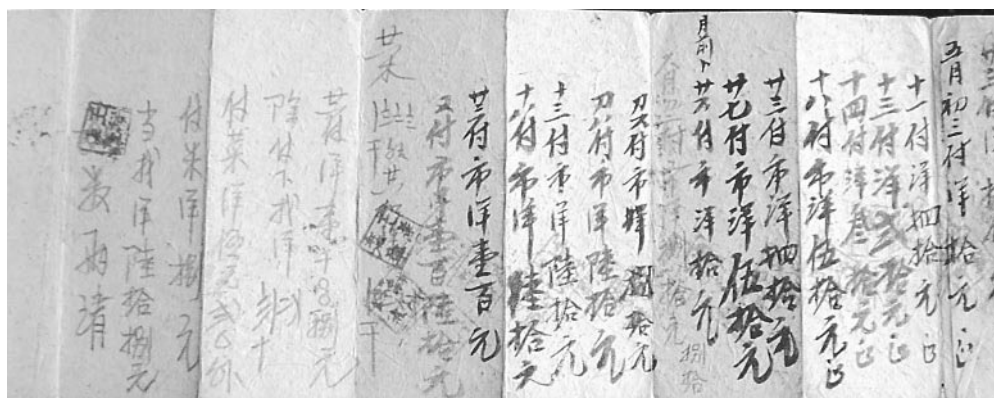
附圖一、《憑摺領錢》部份



附圖二、《憑摺領錢》部份



附圖三



附圖四、《憑摺領錢》部份

《新安呂氏宗譜》中的一份明初徽州戶帖

王振忠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明清以還的不少族譜卷帙繁多，但其主要內容往往是以家族世系佔絕大部分篇幅，在沒有其他可資參證之相關史料的情況下，難以引起研究者的興趣。不過，也有一些族譜中存有特別的資料，可以作專題的探討。如筆者先前研究過的《歙縣大阜潘氏支譜》、《績溪廟子山王氏譜》，即因其中分別保存了徽商返鄉展墓的日記和有關村落民俗及社會變遷的豐富內容，而讓人興味盎然。不久前，我收集到一冊內容比較特殊的《新安呂氏宗譜》（刊本，版幅為24×40cm）。封面有「茲字號」字樣，而書內版心作「德本堂重刊」。該書未見著錄，收到的又僅有一冊，故此，宗譜全書究竟有多少冊並不十分清楚，但該冊為《新安呂氏宗譜》的第6卷，題作「負冤稟帖歷朝實錄」。

《負冤稟帖歷朝實錄》頁25上，有「始祖祠墳自唐宋至今細開累朝歷數以昭久遠」，列舉了

從唐朝大曆末年迄至宗譜編撰時期歷朝歷代的皇帝年號，其末有「當今皇上 建元萬曆（在明方二百四十六年）聖壽無疆方四十一年」。（頁29上）書末則有「宗伯二十六世孫七旬朽老呂尚寬」的跋，而呂尚寬其人又見於本書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立議約族衆」之首。（頁51下）可見，《新安呂氏宗譜》卷6《負冤稟帖歷朝實錄》的成書年代應在萬曆四十一年或稍後。

《負冤稟帖歷朝實錄》計78頁共156面（缺第1至4頁），主要內容是呂氏因其祖祠與胡伯祥（良玉）、胡其達父子發生糾紛，為此，編者抄錄了明代萬曆四十一年前歙縣呂氏的諸多公私文書，包括戶帖、丈量票、丈量冊、黃冊、審圖戶由票、錢糧戶由票、收糧帖、說帖、包攬（契約）、議約、地方老人里排回呈、歙縣印信帖、告狀以及硃卷等。其中的洪武四年「呂卯給半印勘合戶帖並儒戶呂雲甫僉業」曰：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直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遠地裏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徽州府歙縣廿三都二保民戶呂卯計家伍口

男子三口

成丁二口

本身年五十三歲，弟寅孫年貳拾貳歲

不成丁壹口

男九孫年玖歲

婦女貳口

大壹口 妻阿黃年肆拾伍歲

小壹口 女關弟年肆歲

事產：民田土拾肆畝玖分捌厘柒毫

田壹畝九分陸厘七毫 地十畝玖分伍厘柒毫，山三畝陸厘三毫 塘無

房屋草屋壹間 馬蓄無
 右戶帖付呂卯收執，准此 全印
 洪武四年 月 日 押
 墨字四伯四十九號 半印
 儒戶呂沂叟、呂雲甫頂解僉業
 唐侍郎祖祠係分字三號
 宋侍郎祖墳係分字四號
 宋御史中丞祖墳係分字八十一號，餘同前不載。¹

上揭戶帖與常見者大同小異，其後四行文字為「儒戶呂雲甫僉業」，在原書中與戶帖抄在一起，此處依原貌錄出。據樂成顯先生的《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所示，目前已知的徽州戶帖主要有：《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門縣汪寄佛戶帖》、《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門縣汪壽戶帖》和《洪武十二年徽州府祁門縣葉詔壽戶帖》殘件等。上述幾件均為祁門縣的戶帖，而《新安呂氏宗譜》中的呂卯戶帖，似為目前所知唯一的歙縣戶帖。對照《明代黃冊研究》書前的圖版一，樂先生未錄出戶帖原件中的半印文字（「陳（？）字伍伯拾號」）。「全

印」當指完整的文字，而「半印」則為勘合文字的一半。與樂先生所錄汪寄佛戶帖（頁27-28）相比，呂卯戶帖中的「說與戶部官道」當作「說與戶部官知道」，少一「知」字；而「寫得直著」在汪寄佛戶帖中作「寫得真著」，當以後者為是。另，「一戶徽州府歙縣廿三都二保民戶呂卯計家伍口」是先地名後人名，與汪寄佛戶帖（「一戶汪寄佛徽州府祁門縣十西都住民應當民差計家伍口」）中先人名後地名的順序不同。

註釋：

¹ 《新安呂氏宗譜·負冤稟帖歷朝實錄》，頁34上-頁35下。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收到捐助啟事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於1995年10月創刊，今年已踏入第十個年頭。在推動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工作上，力雖綿薄，但總算有一點成績。多年來，本刊得以堅持出版，全賴各好友鼎力相助，義無反顧地承擔各種無償勞動。近年，由於版面及發行量日增，郵費與印刷費用的負擔亦日重。不少讀者得悉本刊面對的財政困難後，慷慨解囊，捐款資助本刊繼續出版。無論捐款多少，都是對本刊工作的認同與支持，本刊全人除感到無限振奮之餘，亦自我惕厲，必須不斷改進，莫負各捐款及支持者的一番美意。

現將捐款人芳名刊載，以表本刊全人衷心謝忱。

捐款者芳名：劉義章 邱炫煜

即將「消失」的村落 ——一個邊關村落的生活變遷

李東東
代縣旅遊局

一、引言

本文所展現的是一個邊關村落的生活變遷過程。該村名雁門關村，位於山西省忻州市代縣城北20公里海拔1,700米的雁門山上的雁門關。說其位於雁門關是因為這個村子的範圍在「關」也就是「關之圍城」之內，屬於比較特殊的「城中村」。該村很簡單，說它簡單是因為現在全村只剩下十戶人家，居民總數30口。之所以選該村作為田野調查點，原因有二：第一，雁門關是歷史上的長城要隘，是古代中原與塞外交通線上重要的樞紐，而雁門關村作為一個依附雁門關數百年之久的「邊關村落」，有其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變遷過程。第二，該村在近期將要被整體移民，所以這次所作的調查工作也就是有了一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二、田野調查過程及調查對象。

2003年9月1日筆者到達雁門關村。

9月4日，筆者採訪雁門關村的王文厚大爺。王文厚大爺今年七十二歲。雖然沒念過書，不識字，但平日裏愛閒談，是村裏公認的能說會道的人。通過訪談，我了解了王大爺的「家史」。

9月6日，筆者在雁門關關帝廟採訪村民李成厚。李大爺今年七十六歲，信仰佛教，1989年自己出錢修復了失修多年的關帝廟後就一直看護至今。李大爺過去是村裏「最能說」的人，但近幾年身體不太好，喉嚨有疾，說話有困難，但他很樂意接受我的採訪。通過訪談我不僅了解了李大爺的「家史」，也了解了許多關於雁門關村歷史變遷的情況。

9月7日：筆者採訪村裏年紀最大的杜秀蓮老人。杜大娘今年八十四歲。她十六歲就嫁到了雁門關村，年輕時曾當過村裏的「婦聯會主任」，

她是村裏公認的女強人。杜大娘身體不好，已經很長時間臥床不出了，但杜大娘仍硬撐著病弱的身體接受了我的採訪，杜大娘講述了她的人生經歷和感受。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杜大娘還給我找出五份保存多年的契約文書：時間分別是清光緒三十四年、宣統元年、民國十四年、民國十五年 and 民國十九年。這是現在村裏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文字資料」。

9月8日：筆者在雁門關周圍查找了一些跟村子有關的碑文資料。

9月9日：筆者在村裏羊倌的帶領下，步行兩公里的山路，到山梁上看了李成厚家的墳地。墳地裏有一通清朝咸豐年間的「追遠先祖」墓碑，這是村裏現在所有墳地裏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通墓碑，這通碑可以說明李家是在清朝咸豐年間遷到雁門關村的。

9月11日，筆者採訪村民姚平原和姚四娃。

9月13日，筆者採訪村民謝明大爺。謝大爺今年七十一歲，沒念過書，但是很樂於與人交談，也善於表達，通過與謝大爺的交談，我了解了謝家的「家史」和許多村裏的往事。

9月15日，筆者乘車到了代縣縣城，採訪縣志辦公室主任盧培青。盧主任告訴我，他二十年前編寫《代縣志》時也到過雁門關村調查村子的起源，但是沒有結果。對於我想找的縣志資料，盧主任告訴我，現在存世的三種版本的《代州志》，史志辦都沒有。只有一套明萬曆版《代州志》的複印本，但最近不在，可能半月以後才能看到。而清乾隆版《代州志》和光緒版《代州志》可能原平(山西省原平市)或繁峙(山西省繁峙縣)圖書館有。

9月17日，筆者乘車到繁峙縣圖書館查找《代州志》，但沒有找到。

9月18日，筆者又到了原平市圖書館，也沒有收穫。

9月19日，筆者到代縣東段景村採訪原在史志辦工作，現已退休在家的縣裏有名的「老文人」龐效奇。龐老曾參與過縣志的編撰工作，並考察過代縣所有村莊，1988年曾編寫過《代縣地名錄》。龐老退休後依然孜孜不倦得進行著地方史研究。認真、嚴謹是他的工作作風。龐老說他八十年代搞地名普查，對於雁門關村的來歷也沒能徹底搞清楚。龐老談了一些他的猜測和想法。在龐老家裏我看到許多珍貴的地方史實資料，更令我驚喜的是，我意外地找到了清光緒版《代州志》。

9月21日，筆者在縣城西南街找到已遷居到縣城附近居住的原雁門關村村民王平秀。王平秀是1980年從雁門關村遷到山下縣城的，一直在縣城大街上租著店鋪靠賣服裝為生。在訪談中他講述了遷家前後的生活經歷和辛酸。

9月22日，筆者在縣城倉街採訪現在城裏居住的雁門關村村民姚成福。姚大爺今年七十八歲，由於生活不便，現在大兒子家養老，大兒子也是在八十年代後搬到縣城的，現在在縣政府部門工作。二兒子姚平原在村裏生活。姚大爺講述了姚家的「家史」。

9月24日，筆者乘車到馬站村採訪原雁門關村的老黨支部書記姚忠。姚大爺今年七十二歲。1980-1996年期間，一直擔任村幹部。現在兒子家住，姚大爺講述他所見證和經歷的雁門關村的發展變化。

9月26日，筆者回到雁門關村，採訪村長解金貴。解村長今年四十八歲，已經當了五年村長。忠厚老實，不善言語的解村長講述了他們解家的「家史」。

9月29日，筆者採訪村黨支部書記王平季。王書記今年四十三歲，是現在村裏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上過縣裏的高中，高中畢業後當過三年兵，是村裏為數不多的黨員之一，1997年至今擔任村支書。他的父親曾擔任過村長，現已逝世。王書記平時經常樂於講述他所經歷的和從老一輩人那裏聽來的往事和故事，是村裏最愛「說道」的

人。所以我也理所當然的從王書記那裏獲取了較多的「口述資料」。

9月30日，王書記帶我從李成厚大爺家中找到了村裏1951年的《農業稅登記清冊》和1952年的《村民缺乏口糧登記表》，這些都是村裏現存的極少數「村史」資料。李大爺還從洋櫃裏翻出了一盒契約文書，共有六份，時間分別是清同治七年，光緒四年、光緒三十三年、民國八年、民國十三年。內容有「房契」和「地契」兩種。其中同治七年的契約是現在村裏能夠找到的關於雁門關村的最早「文字資料」。

10月9日，筆者回到縣城，又去了史志辦公室。這次盧主任讓我看到了明萬曆版《代州志》的複印件。

10月10日，筆者又分別去了縣文化局和縣檔案局，試圖找尋清乾隆版《代州志》，但沒能如願。

10月11日，筆者採訪原縣檔案局局長馮湘，並在馮局長家中找到了查尋已久的乾隆版《代州志》。

10月12日，筆者回到雁門關村，到雁門關村的鄰村埠家坪村採訪。該村在過去也是靠路吃飯——是開飯鋪的，但現在只剩一戶人家，以養羊維持生活。

10月13日，筆者步行五公里去了雁門關村北面的鄰村後腰鋪村。該村在過去也是開飯鋪館驛的，所以名「鋪」。在該村採訪了一天，但收穫不大。

三，村莊的起源和形成

關於村子的起源，所有被訪村民的回答都是「搞不清楚」或「不知道」。可以說，全村人都不知道他們的村莊是什麼時候有的，怎麼有的。歲數大一點的老人們提到一點，說該村過去不叫雁門關村，而叫明月樓村。筆者到代縣史志辦公室查到了1980年編印的《代縣地名錄》，該書中對於雁門關村的記載是這樣的：「地處山谷，因距雁門關一百三十米，故名雁門關村，曾名明月樓。」這裏雖然並沒有講清楚雁門關村的起源，但是卻證明了村民的說法，確定該村原名

明月樓，還有一點就是這裏提到該村距雁門關130米，這裏所講的「關」是明洪武年間的「關城」，而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關」。既然提起了明月樓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雁門關的歷史。據《雁門關志》記載：「雁門關在戰國時代就已建關，經秦、漢、隋、唐、宋一直是萬里中原的北門戶，是中原的漢民族政權防禦塞外諸族的軍事要塞。元朝因版圖擴大，雁門關係其腹地，已非邊塞之處，失去戰略地位，撤消了軍事防禦設施，常年失修，雨水冲刷，雁門關遭毀棄。」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爲了防禦蒙古族的入侵，於洪武七年（1374）重築了雁門關關城。此關城周長一公里，洞門三重，即《代縣地名錄》中所說之「關」，位於雁門關村南130米。而到了嘉靖年間時，雁門關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增修，其中於洪武年間修築的關城週邊增修了一道長達五公里的石頭圍城，並於圍城北口連接處修築城樓，名「寧邊樓」又名「明月樓」，所以，從此時起，「關」的範圍又擴大至圍城。現在城牆、城樓都已傾圮，僅存遺址，從遺址來看，雁門關村是在關城之外圍城之內。既然雁門關村過去叫「明月樓」，那麼村莊之建當在明月樓建成之後，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7）或以後。筆者又進一步查閱了現存世的三種版本古《代州志》，其中在清朝光緒版《代州志》「鄉都圖志」中找到了「明月樓村」。而在明萬曆版《代州志》中卻找不到該村。說明彼時還沒有該村，筆者又在後來找到的乾隆版《代州志》中找到了「明月樓村」，因爲萬曆版《代州志》成書於明朝萬曆十二年，即1585年，乾隆版《代州志》成書於清朝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年，所以從文獻史料中看，只能將該村的建村時間推定爲1585年至1782年。至於該村的村名是在何時變更，村民依然講不清楚，按現在所能找到的文字資料看，最晚的一份出現「明月樓村」村名的文字是村民杜秀蓮家保存的民間十四年（1924）的一份房契，而最早出現「雁門關」村名的文字是村民王平季家保存的1951年村裏的《農業稅登記清冊》。據此該村村名由「明月樓」改爲「雁門關」的時間當在1924年至1951年期間。

筆者走訪了村裏的全部十戶人家，他們可以分爲五個姓氏即：姚、李、王、謝、解。在談到自己祖輩的祖籍時，除姚家說是從代縣的太和嶺口（距雁門關20公里的一個村莊）遷來外，其他四姓都說聽祖輩講是從山西洪洞縣圪針溝遷來的，至於是官方移民還是自發行爲，不得而知。而問及他們家族的歷史，也就是遷到這裏有多長時間時，他們都是按輩數回答。按輩數多少依次是王家「十輩」、姚家「十輩」、解家「九輩」、李家「八輩」、謝家「六輩」。他們回答的依據是「看老墳」，「數墳頭」。據說以前他們各家都有家譜，但或在抗戰期間被燒掉或毀於文革，現在無一傳世，所以這也是他們的唯一依據。按一輩約二十年算，輩數最多的王、姚兩家約於二百年前遷來，時間大約是清朝嘉慶年間（1794-1821）。從這一點來看，該村現有村民的歷史並不長，但這只能大致說明他們各自家族的歷史，卻並不能講明村莊的歷史。因爲該村的人口曾發生過多次變化，例如：在村南有一片梯田，田地裏隨處散落著磚瓦瓷片，村民說這裏曾經都有人家，有的不知遷到了什麼地方，有的家敗人亡「絕了後」。但這些都是「聽老一輩人說的」，就連村裏年紀最大的老人也不曾見過。所以不能排除那些已經「消失」的人家和其他遷走的人家的歷史要早於現存居民的可能性。

筆者認爲，該村的形成和雁門關的發展變化是緊密聯繫的。雁門關的大多數歷史歲月都是在戰火紛飛，烽煙交替中度過的。拋開明朝以前的歷史不談，明朝從建立之初一直到中葉，由於蒙古族的侵擾，雁門關戰爭頻繁。洪武年的關城之築以及嘉靖年間的圍城之修都是爲了軍防而設。首先，頻繁的戰爭使得平民百姓沒有生存的條件和環境，其次軍事勢力的大量駐紮也不會允許核心防區之內有村莊的存在。自1571年，明廷與蒙古族達成「隆慶議和」之後，雁門關地區戰火漸息，從此時起特別是明朝後期一直到清朝一代，雁門關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戰亂息止的穩定時期，而關南關北的廣大地區也就有了休養生息，發展繁榮的過程。於是雁門關的穩定給「雁門關村」的形成創造了大環境，而關內外的發展繁榮

也就給要在這個交通樞紐生存的人創造了生存的條件。於是，「雁門關村」便順理成章地依附著雁門關，憑靠著雁門關，形成並存在至今。

四、雁門關村人口的變化

雁門關村的人口曾發生過幾次較大的變化。據今年七十二歲的王文厚老人講，他聽他父親說他爺爺那時候村裏還有五十多戶約二百多口人，這是現在村民關於村裏人口最早也是最多的說法。按年齡推算，那是在清朝末年，而到了日軍侵華後就剩下三十來戶，一百二十多口人，再到1980年，就已經差不多只剩下現在的幾戶了。

如表一所示：

表一、雁門關村人口數量變化表

時間	戶數	人數
清末	五十多戶	二百多口
1937年	三十戶	一百二十口
1980年	十戶	三十口

筆者從村支書王平季家中找到的「一九五一年雁門關村農業稅登記清冊」上顯示：1951年全村共有居民21戶，人口93口，除此之外從登記冊上還能看出那時村裏除了現有的「五姓」之外，還有高、溫、安、牛等姓氏。而從村民李成厚，杜秀蓮家中找到的同治七年（1868）、光緒四年（1878），光緒三十三年（1907）、光緒三十四年（1908）、宣統元年（1909）、民國八年（1919）、民國十三年（1924）、民國十四年（1925）、民國十五年（1926）、民國十九年（1930）等共十一份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到，過去村裏還有林、邢、傅、吳、劉、楊、張、趙、盧、許、田、梁等姓氏。這可以說明雁門關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一個雜姓村。或因遷往異鄉無從尋找，或因家族衰敗甚至消亡，這些姓氏在現在的雁門關村都已消失。人口的大幅度變遷，給這次田野調查的主題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困難。

五、雁門關村民生活方式的變遷

一般人都會奇怪在這樣一個特殊區域裏居住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一群人既然從它處遷到這

裏並能夠定居生活下來，自然有他們的理由，當問及這種理由時，村裏年紀大的人都會乾脆而備感自豪地回答：「因為這裏是金馬玉路」。他們所說的「金馬玉路」指的就是從村中間穿過的雁門關「關道」。據史料記載這條古關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交通線之一，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經是中原連接塞外的交通要道，一直到明清之際乃至近代，這裏戰時是戰守之關卡，而於戰爭間隙特別是相對穩定的時期則又成為了通商之津口，是商家營輸的必經。明朝「隆慶議和」之後，這裏成為明廷與北方各族進行「關市」貿易的重要徑道。北方的胡馬滿載著胡鹽玉石從這裏走向中原，南方運載名茶精絲的商隊從這裏遠赴漠北。清朝建立後，民族的融合更加促進了貿易的發展，雁門關「關道」成為當時最繁忙的商道之一。《雁門關志》記載：清統一中國後更加強了各國、各民族間的交往，邊貿經山西商人進一步開拓，成為中國連接歐洲的重要商路，商品交流盛況空前，成為「絲綢之路」衰落後的另一條陸上國際貿易商路，在這種貿易中晉商成為其中的主要角色，特別是中俄貿易，幾乎由晉商操縱。晉商從全國各地採購貨物，經雁門關運出，一路以張家口，轉運至恰克圖；一路經殺胡口亦運至歸化城而轉恰克圖，與俄商貿易，進而進入歐洲市場。現在雁門關還保存有一通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立的有關當時交通狀況的石碑，村民稱其為「分道碑」，專家稱之為「中國古代較早的交通規則碑」。碑文內容是這樣的：

雁門關北路緊靠山崖，往來車輛不能並行，屢起爭端，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勢於東路另開車道，凡南來車輛於東路行走，北來車輛由西路徑，由不得故違，於就未便特示。

「乾隆盛世」之際，商業貿易發展至鼎盛時期，在這種背景下，雁門關原有的一條關道已無法滿足往來車輛的通行需求。於是管理雁門關的代州（今代縣）地方官只好另開車道，從而合理分開上行下行，從根本上緩解了當時的交通壓

力。這通碑文是當時「關道」繁忙程度的真實寫照，而從「關道」旁殘存的另外幾通「佈施碑」上，昔日「關道」之繁盛也可見一斑。這些佈施碑的內容都是在清朝光緒、宣統年間過往的各地商客為整修關道所捐的佈施數量和捐獻者名號，其中只是太谷（今山西太谷縣）、張家口（今河北張家口市）、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豐鎮（今內蒙古豐鎮市）四地的商號就有三千多家。

對於「關道」的繁忙程度，雁門關村的村民有他們自己的講述方式。村裏年紀最大的八十四歲的杜秀蓮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過去走這條路的行人到底有多少？為了統計，寺院（雁門關東門外的鎮邊寺）裏的和尚在城門口放了「斗」（古代容量單位，一斗等於現在的15公斤）和黑豆，然後每從城門口過一個人就往「斗」裏捏了一顆黑豆，這樣一天下來整整捏了「三斗半」黑豆。

「馬拉的是金子，路是玉石鋪就」，村民眼裏這就是一條「金馬玉路」，俗語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是靠著這條「金馬玉路」，雁門關村人「發明」了一種特殊的職業——「護關」。並靠著它生存下來。

護關，顧名思義就是「護送過關」的意思，也叫渡關。因關道的制高點也就是雁門關的關城設於海拔1,700米的山巔，與山腳下的關道有1,000米的高度差距，尤其是通往關南的一公里多的山路，盤旋崎嶇一路陡坡。《代州志》描述：「路險而多峻嶺，稍夷而多激湍，入冬則堅冰塞途，車馬蹭蹬而不易度也。」這樣的一段險道就給往來車輛尤其是由北而南的車輛造成了上山難，下山更不易的麻煩和極大的安全隱患，尤其到了降雪頻繁的隆冬季節更是如此，於是「護關」這種職業應運而生。現在村裏的所有人都沒有經歷過護關，關於護關的情況他們都是從祖輩們口中得知。根據他們的描述，護關的過程比較簡單——全村每戶出一兩個勞力帶著唯一的工具——磨杆（一根長約一點五米，粗約十公分的木棒）到關頂等生意，從關外也就是由北向南而來的車輛走到關頂，下山時由於坡度太陡，而過去的車都是鐵甲車（木軛轆上裹著鐵頁）不具備剎

車功能，下坡時由於車速過快，很容易出事。為了安全起見就會僱村民「護關」，「護關人」將「磨杆」橫綁在車軛轆前，「磨杆」同車軛轆摩擦，從而起到減速剎車的作用，然後就這樣護送著走完一公里的山路一直到山下的平坦處。這就是「護關」的過程。關於一趟下來賺取的費用，村民沒有記憶，而「護」完之後返程時碰到上不了坡的重車或「不會趕牲靈」的生車也會被僱傭推車或趕車，但所說的「護關」主要指下山這一程。因為「車流人流晝夜不舍」所以護關晝夜輪班忙個不停，聽王平季講：不知什麼時候由於交通擁擠，路上翻了一輛馬車，致使堵了三天三夜的車，於是從那時開始就規定：車馬行人白天通過，駝隊和騾、驢馱的「高架垛」因為佔道，只能在夜間過關。至於誰是此規定的制訂者，不得而知。總之從那時起，因為駝隊不需要護關，而需要護關的馬車都是在白天過關，所以晚上就停止了護關。

然而人多時，全村一百多號人共同聚集在「關頂」一塊護關，如果沒有一定的規矩和順序肯定是不行的。據七十二歲的王文厚、七十歲的謝明、七十八歲的姚成福、四十八歲的解金貴、四十三歲的王平季講：祖上護關的規矩是按地域劃分車輛護送歸屬，王家分的是山陰（今山西朔州山陰縣）、李家分的是忻縣（今山西省忻州市）、姚家分的是崞縣（今山西省原平市）、解家分的是應縣（今山西省應縣）。據他說劃分的意思就是只要是屬於這些地方的車輛，不管從哪裏來的，都按劃分的規矩來護關。對於這個規矩的制訂者，謝明說：「是季娃的老爺爺分的，他是管理雁門關的」。謝明說的是村民王平季的老爺爺（曾祖）王慶生。王平季本人只知道「聽老一輩人們說我老爺爺當過管理衙門的小官」，除此之外關於王慶生的情況，他們都一無所知。

「衙門」即歷代在雁門關關城內設立的守備衙署，為管理雁門關的行政官員處理公務之所，現已成為遺址。按年齡推算，王慶生的生活年代大約在清朝光緒年間。據《雁門關志》記載，清朝由於疆域擴大，雁門關戰略地位已不太重要，常設綠營兵20人駐防，由把總一人統理。對於清朝

設立於雁門關的官方機關情況，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記錄，但「把總」應屬軍事職官，它跟衙門的官員究竟是什麼關係，不得而知，而王慶生當年所當的「小官」究竟是什麼官也搞不清楚，但既能「管理衙門」並可以規定劃分村民護關事宜，當有一定權力和權威。從這裏可以看出雁門關村民的「護關」乃至生活是有官方介入的。但是，除謝明有此說法外，關於護關規矩的制訂，村民更為普遍的說法是「沒有人制訂」，就是各家憑各家的「關係」。例如，王文厚講，他們王家之所以分山陰縣，原因是他的祖上曾經在山陰打過金子，於是就結識了山陰當地人，有一些人際關係，所以山陰的車輛來了就都找「熟人」，自然山陰的車就歸王家送。姚忠也講，他們姚家護的車是村裏最少的，原因就是「關係少」，據謝明講他們家開始不護關而是擺攤做小買賣，並不是不想護，而是因為遷來的時間晚，沒有認下人，沒有關係，所以沒分下。照此看來，「護關」之分並沒有嚴格規定，而是各家通過各種途徑建立各自的「關係」，漸漸地隨著「關係」的增多和範圍的擴大，也就自然而然地約定俗成爲一種「非正式」的規矩。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往來於雁門關道的車輛應該全國各地的都有，但雁門關村人所分的地域僅局限於與雁門關鄰近的幾個縣，據村民說原因在於鄰近這些縣的車輛由於往來頻繁，與村民接觸較多，所以就建立了「關係戶」，而其他遠處的車輛往往沒有「關係」，所以沒有劃分。用現在話講，經過劃分的是「固定客戶」，沒有經過劃分的是「臨時客戶」。護關人給「臨時客戶」護關就按先來後到的順序安排，跟「固定客戶」相比，較為隨意。

雁門關村人憑靠著「天時地利」守著「護關」的金飯碗，本應該比其他靠耕作爲生的村莊富裕得多，但他們卻並沒有因此而攢下錢，從現在村裏的建築和村民的生活狀況也絲毫看不出他們的「富有」。對此許多村民是這樣解釋的：因為「護關」賺了錢後，「護關人」的生活習慣逐漸變得懶散，甚至到了奢侈的地步，特別是到了清末民初之際，抽大煙之風在雁門關村盛行。

「護關人」在護關時將車輛送到山下後會將客戶帶到關道旁的「關係戶」飯店，而飯店老闆爲了酬謝就會拿大煙作爲「回扣」給「護關人」。據說那時村裏基本上家家都有抽大煙的人，護關賺來的錢「將夠供抽大煙用」，更有甚者竟到了入不敷出，賣兒鬻女的地步。正是因爲如此，世代護關，本應該因此而富有一方的「護關人」卻一直沒能富起來。

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因爲軍需，山西軍閥閻錫山在雁門關北開山修路，修建起了連接太原到大同的可供汽車通行的公路。這樣雁門關幾千年以來有了古關道之外的另一條溝通南北的大路。然而，公路建成後的初期，並沒有對古關道產生太大影響。因爲當時的公路屬於軍用專線，普通民用車輛如要上路則需交納一般人難以承受的高額費用。所以雁門關古關道依然是營輸必經，南北要衢。但此時的過往車輛卻遠不像從前頻繁，一方面由於戰亂原因商貿往來嚴重受挫，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逐漸出現了可以替代「鐵甲車」的「膠皮車」（車軸轆轤胎用膠皮做成），因爲「膠皮車」可以剎車減速，過關時不需要「護關」。所以，「護關人」的生意大不如前，也是從此時起，「護關人」的生活開始出現危機，雁門關村人只能靠著少數的老式車輛繼續著「護關」事業。儘管如此，雖然抽大煙已經戒掉，但他們懶惰的生活作風卻依然未有多大改變，現在村裏還流傳著形容這個時期「護關人」生活的民謠——「早上沒飯吃，黑夜有轎坐」。意思是說，家裏早上還沒米下鍋，開不了飯，可是出去護完一天關下來，賺到錢後就又擺起譜，連路都懶得走，僱著轎子擡回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關道上的幾座出入關必經的橋樑被軍隊炸毀，致使車輛無法通行。「護關人」一度失業。因爲失去了生活來源同時爲了躲避戰火，雁門關村的大半村民四處逃難。從此雁門關村由過去的約五十戶，二百多口人，只剩下二十多戶一百多口。因爲這期間有一段時間，公路上的幾座橋樑也被軍隊炸毀，古關道又恢復了一段時間通行，所以剩下的爲數不多的「護關人」得以勉強填肚度日。

到了1946年，代縣城全境解放，雁門關南北時局趨於穩定，雁門古道逐漸又恢復了往日的熙熙攘攘，但是原來靠「護關」渡關的車馬卻難尋蹤影。因為此時老式的「鐵甲車」已基本被淘汰，關下的公路已允許自由通行，為了安全、方便、快捷，各種車輛都繞道走了公路。大約也就是從此時起，世代靠護關生存的雁門關村人，也徹底失業了。

面對現實，護關無望的雁門關村人只好放下「磨杆」，拿起了鋤頭，開始了種地生涯。因為沒有耕作歷史，種地對於「護關人」來說是新鮮事物。直到現在，雁門關村人的種地「技術」較之它村，還是比較差勁兒。解明在回憶起他1951年當「財糧（負責統計、彙報農業產量等工作的村幹部）」時到區裏開會，區裏的領導對他說：「你回去得把你們雁門關的人好好改造改造，你們這些人世代就指護關生活，連地都不會種……」而事實上山裏又無地可種，想種地就得開墾山，而可供開墾的坡地數量是非常有限的，再

者坡地的產量是很低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自然氣候，由於這裏海拔高，氣候高寒，無霜期短，適宜種植的農作物屈指可數，主要作物就是土豆，還有蕎麥、黃芥和芸豆、大豆等豆類作物，但數量很少。在雁門關一帶流傳著一首古詩，是描寫雁門關外的惡劣氣候和生存環境的。

雁門關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種麻。百里並非梨棗樹，三春哪得桃花。六月雨過山頭雪，狂風遍地起黃沙。說與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襖午穿紗。
(無名氏，《關外吟古詩》)

詩文寫的雖然是雁門關村以北十公里外的「關外」村莊，但與那些地勢平坦的村莊比，雁門關的惡劣環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境中，靠天打糧，靠地吃飯，結果往往是連肚子都填不飽。由於以上種種原因，「護關

表二、雁門關村缺乏口糧統計表

姓名	成份	人口	勞力	土地(畝)	去年實打糧	現有糧數	還有哪些收入	缺乏幾個月的口糧
王殿魁	貧	7	2	10	雜糧3石、山藥25袋	山藥11袋	打山柴	7個月
姚成虎	貧	6	2	9.3	雜糧1石、山藥14袋	糧4斗、山藥7袋	打山柴	7個月
謝佔先	貧	6	1	6.1	雜糧1.5石、山藥19袋	糧3斗、山藥8袋	打山柴	7個月
謝高	貧	5	1	6.1	雜糧5.4石、山藥10袋	山藥7袋	無	7個月
姚二換	貧	5	1	10.3	雜糧1.5石、山藥26袋	糧1斗、山藥15袋	無	7個月
高存娃	中貧	6	1	2.4	雜糧3石、山藥27袋	糧1斗、山藥15袋	無	6個月
謝有庫	貧	7	1	15.6	雜糧2石、山藥27袋	糧1斗、山藥14袋	無	6個月
溫玉魁	貧	5	1	3.8	雜糧4石、山藥14袋	無	無	7個月
姚換換	貧	7	1	9.8	雜糧2石、山藥20袋	山藥12袋	無	7個月
王全九	貧	4	1	2.9	雜糧4石、山藥10袋	糧1斗、山藥5袋	無	7個月
牛東寶	貧	1	1	1.4	雜糧1石、山藥3袋	無	無	5個月
姚成會	中	5	1	8	雜糧7石、山藥15袋	糧3斗、山藥10袋	無	4個月
姚雙成	貧	1	1	2.6	雜糧1石、山藥5袋	無	無	3個月
姚成佛	貧	4	1	6.7	雜糧8石、山藥11袋	糧2斗、山藥7袋	打山柴	6個月
謝有倉	中	3	1	8.9	雜糧1.5石、山藥15袋	糧5斗、山藥8袋	打山柴	4個月
李世全	貧	7	1	11.2	雜糧1石、山藥15袋	糧2斗、山藥6袋	打山柴	7個月
李世恩	貧	4	1	9.2	雜糧9石、山藥13袋	糧2斗、山藥5袋	打山柴	6個月
姚潤栓	貧	6	1	11	雜糧2石、山藥15袋	糧5斗、山藥5袋	打山柴	7個月
李世泰	中	6	1	10.7	雜糧2.5石、山藥21袋	糧1斗、山藥10袋	無	4個月
姚富栓	貧	4	1	5.4	雜糧8石、山藥11袋	山藥6袋	打山柴	7個月
安金娃	貧	2	1	2.4	雜糧2石、山藥3袋	無	打山柴	7個月

人」的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艱辛。

筆者從村支書王平季家找到了《一九五二年雁門關村缺乏口糧登記表》（見表二）。表上顯示，1951年全村21戶人家，每戶都缺乏口糧，最多的缺乏七個月，最少的缺乏四個月。當時全村101口人，共有耕地175畝，人均耕地只有1.7畝。就以耕地最多的高存娃家為例：全家六口人，耕地24畝，人均四畝地，從表上可以看出無論是擁有耕地總數還是人均耕地數，這在全村都是最多的。高家在1951年共打下雜糧三石、山藥（土豆）27袋。雜糧按每石300斤計算共900斤；土豆按每袋120斤計算，共3,240斤。據村民講當時的市價行情是五斤土豆換一斤糧，土豆可折糧648斤。這樣高家共計打糧1,548斤。按每口人每天需要一斤糧估算，六口人一年共需糧近2,200斤。這樣算下來五一年高家的產糧只夠全家人食用258天，也就是說還缺一百多天的口糧。地多的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表上的另一項內容「還有哪些收入」也就是種地以外的收入一欄中，三戶沒有，18戶是「打山柴」，據村民講打山柴其實更多的是給自己用，所以這項收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在那一段單靠種地為業的時期，「護關人」的生活是異常艱辛的，甚至到了食不裹腹，無法生存的地步，貧窮、饑餓和無奈伴隨著他們。於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外出幹活，四處謀生，但相當一部分人還是選擇了遷離，以至於雁門關村的人口數量一直在遞減，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的時候，也就剩下了現在的幾戶居民。據現在的村民講，他們也曾經有過離開的想法，但一方面一時沒有找到著落，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山區畜牧業的興起，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轉機，1980年開始村裏各家各戶相繼養起了牛羊，主要是羊。在雁門關這樣的山區非常適合搞畜牧業，四周的山坡都是天然的牧場，這也可以稱得上是因地制宜。養羊以養山羊為主，羊絨、羊肉都可以賣錢。那時，養一隻羊一年的純收入有上百元。於是，養羊逐漸成了雁門關村新的經濟增長點，一邊種地，一邊養羊，養羊為主，種

地為輔，雁門關人開始了新的生活模式。村民的生活也開始逐漸地脫貧。村裏的羊越養越多，到1990年時全村有二百多隻羊，人均養羊收入五百多元。

王平季回顧他的生活經歷時對「養羊」的那一段經歷深有感觸。他1982年從部隊復員回家時，家裏從別村已經給他問下了媳婦，女方提出要2,000元的「禮金」，可當時家裏拿不出那麼多錢，最後四處籌借了1,800，在差200元的情況下勉強將媳婦娶了回來。為了生活他四處務工，到河北給包工隊當過小工，到寧武裝過煤，可辛苦忙碌換來的結果卻是女兒出生後連奶都吃不起。其實當時村裏的幾戶人已經開始養起了羊，生活也好了起來，父母親都勸他也養羊，可他不甘心「自己當了三年兵竟然成了養羊放牛的」。於是又外出找「營生」，可跑了幾年之後家裏的貧困生活卻仍舊沒有多大改善，最後只好回村給人放起了羊，成了「羊館」。眼見著村裏人都靠養羊富了起來，王平季也決定養羊，1987年王平季借了3,000塊錢與人合夥買了七十多隻山羊，養了一個月後轉手賣掉賺了800塊錢，王平季第一次嘗到了「羊」的甜頭。於是又借了錢買了70隻羊養了起來，這樣每年把羊絨和繁殖小羔賣掉從而獲利。逐漸地王平季的羊越養越多，生活也越來越好，不僅還清了包括娶媳婦欠下的錢在內的所有債務，還買下了農用三輪車。現在王平季的羊群裏已經有二百多隻羊，每年收入可達二萬多元。王平季家五口人，三個孩子都在縣裏的中學上學，憑著養羊王平季逐漸由過去的苦日子過上了相對富裕的生活。

與王平季一樣，雁門關村的其他村民也都跟著養羊度過了「靠地吃飯」的艱辛，過上了比較富裕的生活。到了2003年雁門關村十戶人有八戶養羊，共有山羊六百多隻，光羊一項，年人均收入就有二千多元。「養羊」成了雁門關村人的生活支柱。

六、寺廟與儀式

雁門關村原有兩座廟，分別是龍王廟和山神廟。規模都很小，現兩廟都已蕩然無存。據村民

說是在文化革命期間拆掉的。奇怪的是在問及村裏的廟宇時，村民首先脫口而出的往往是「關帝廟」。而他們所說的關帝廟的位置卻並不在「雁門關村」的範圍之內，而是在雁門關關城的甕城內。而且從關帝廟現殘存的清乾隆三十四年（1770）、四十九年（1785）兩通「重修關帝廟碑記」的內容看，兩次重修的過程都是由雁門關的官員「關城守廳」發起募捐倡儀，然後由各界捐款而修，其中捐款者大都為各相鄰州府衙門的官員，而對於村子卻沒有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關帝廟應屬雁門關的「關」內建築，由官方勢力經營，而與「雁門關村」無關。顯然在村民的概念裏，「雁門關」與「雁門關村」並無明顯界限，甚至在許多時候是兩者混淆不分的。

村民還有一個說法，說關帝廟以前是「雁門三村」的，「雁門三村」是指雁門關村與相鄰的埠家坪和後腰鋪村。埠家坪位於雁門關村南一公里，後腰鋪村位於雁門關村北五公里，這兩個村在雁門關村人「護關」的那段歲月裏都是以開飯鋪、館驛為生。按村民的說法關帝廟曾屬三村共同所有，共同管理，每年五月初八給關帝過生日唱戲時由三個村共回攤錢。但至於既屬雁門關範圍卻為什麼要由三村共管，就連年紀大一點的雁門關村民的回答也都是「不知道，沒趕上，只知道以前是三村的廟」，據他們說三村共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因為關帝廟的戲臺在抗戰時就被日軍燒毀了，後來就沒有唱過戲，可能是在解放以後，因為三村都變窮了，關帝廟也就沒人管理了。後來在文革期間，關帝廟被拆毀，一直到1989年，雁門關村村民李成厚自己出錢將關帝廟修復後看護至今。為了弄清楚「三村共管」的原因，筆者在從雁門關村找不到答案的情況下，又先後去了「三村」中的另兩村——埠家坪和後腰鋪。埠家坪村現只剩一戶人家而且還是近年才從他處遷來的，所以對此一無所知。後腰鋪村現在所剩的12戶42口人中年齡都在七十歲以下，他們的回答都是「搞不清楚，只是聽老一輩人說過關上的關帝廟是三個村的，其他就不知道了」。通過對三村村民的調查，對於「三村共管」一事，最終沒能夠找到答案。但筆者猜想，三村共管的時間應

是在清末民初「政治權力」從雁門關退出之後，關上的廟宇出現了無人管理的狀態下，才逐漸由村民「接管」。

村裏過去有過「祈雨」儀式，龍王廟被毀前在龍王廟舉行。時間並不固定，有時一年數次，有時兩三年一次，只要天旱，村民就會到龍王廟「求神祈雨」。據村民說議式的舉行以村民自發為主，沒有專人組織和負責，就是想祈雨的人「眾人商量」。儀式的過程也比較簡單，先給「龍王爺」燒香、進表、磕頭，然後將廟堂地上打掃乾淨，拉一隻羊（必須是閹割後的）到地中央，眾人按住羊，用新毛巾蘸著水給羊「洗身」，就是將羊的頭、身子、四肢腋下都清洗乾淨。然後眾人鬆手放開羊，羊因為身上被弄濕，就會用力抖動身體，這樣一抖，羊身上的水珠就會四處亂濺，這樣人們就會認為是「龍王顯聖」就會下雨，最後祈雨的眾人再重新給「龍王爺」燒香、進表、磕頭，儀式完畢。人們稱為羊「洗身」到羊抖水的這個過程為「討領」，意思是求「龍王爺」接收領受，假如洗完之後，羊沒有「抖」的話，人們就會認為「討領」沒有成功，也就是「龍王爺」不接受，人們就會再給羊反覆「洗身」，直到羊抖水四濺、「討領」成功為止。整個祈雨儀式村民稱之為「領牲」，意為讓龍王領祭祀品——也就是羊，「領牲」分為「領活牲」和「領全牲」兩種形式。兩種儀式過程大致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領活牲」不殺羊，「討領」之後就將羊放掉。而「領全牲」則是在「討領」完畢後，將羊當場殺掉，然後掏出羊的心肝五臟，供在神像前敬神。「領活牲」一般在祈雨時舉行，「領全牲」則是在祈雨靈驗後在農曆七月十五或八月十五，為酬謝龍王顯靈而舉行。

文革期間，龍王廟被拆毀，祈雨儀式也隨之停止。到1989年關帝廟修復後，人們便將「領牲」儀式轉移到了關帝廟，但儀式的舉行已不單純為祈雨，更多的是為了祈求平安、順利、富貴等美好心願。而且已經完全成為個人行為，舉行時間更加隨意，就是誰有事誰就去許願。但儀式的過程卻依然未有太大改變，仍舊要「討領」、

「領牲」。據村民講，近五六年隨著移風易俗，村裏已經沒有人搞「領牲」的儀式了。

七、結語：即將消失的村落

「雁門關村」這樣一個地處特殊區域的「邊關村落」，依附著雁門關，生存下來，並走過了數百年。這數百年間，村子的命運與雁門關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村子因雁門關的興而興，亦因雁門關的衰而衰。村民的生活方式由「護關」到「種地」，由「種地」到「養羊」他們經歷了「護關」的安逸，「種地」的貧困、「養羊」的致富。村民數量由記憶中最多時的二百口到一百多口，再遞減到現在的三十口。但是每一次生存方式的轉變，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都是不以人爲的意志爲轉移，而是隨著雁門關「天時地利」的變化而轉變。

近幾年隨著旅遊業的發展興起，雁門關成爲了各界遊人矚目的旅遊勝地。遊客的不斷湧入，給雁門關村的村民生活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他們逐漸地意識到遊客的到來，可以給他帶來經濟效益，他們從中看到了旅遊業的發展給他們帶來

的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他們又一次慶幸雁門關的「天時地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然而隨著景區設施的不斷完善，開發力度的不斷加大，地處景區「核心」區域的雁門關村，放牧與風沙治理和景區綠化的矛盾，耕地與景區開發建設的矛盾，居民生活與景區管理和秩序的矛盾，村民的房屋與景區統一規劃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日漸突顯，同時日益擴大。2003年七月份，代縣縣政府與一家投資商，簽定了投資額達八千萬元人民幣的《雁門關旅遊開發合同》。爲了整體開發景區，同時也爲了改善山區居民的生活條件，根據《雁門關旅遊區總體規劃》和《代縣農村扶貧開發總體規劃》，縣裏現在已經加緊制訂移民方案。如果方案順利出臺並實施的話，雁門關村將在半年以後，也就是2004年上半年被整體移民到代縣的平川鄉鎮，由於雁門關村人數太少，所以移民之後，他們將會被融入其他大村。

如此，依附了雁門關數百年之久的雁門關村將面臨「消失」的現實，而那段「護關人」的「護關史」也將隨之「消失」。

活動消息

海南學問在民間

講者：周偉民（海南大學文學院）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日期：5-5-2005

時間：16:30-18:00

黎族民族學研究的一些近況

講者：周偉民（海南大學文學院）

海南黎族刻在身上的敦煌壁畫——文身

講者：唐玲玲（海南大學文學院）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26室

日期：6-5-2005

時間：16:00-18:00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合辦

第十屆社會經濟史及文化人類學講座系列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Lecture Series (10)

當代中國社會中個人的崛起
The Rising Individual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閻雲翔教授主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Presented by Prof. Yan Yunxiang
(UCLA, Los Angeles)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至四日
1 - 4 Nov., 2005

第一講 (Lecture 1)

女孩的力量：青年婦女與私人生活的轉型
Girl Power: Young Wome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Life
日期 (Date)：1-11-2005
時間 (Time)：9:30-12:30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32室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語言 (Language)：英語

第二講 (Lecture 2)

告別祖蔭：個人的崛起及其問題
"Out of the Ancestors" Shadow: The Paradoxical Rise of the Individual
日期 (Date)：2-11-2005
時間 (Time)：9:30-12:30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32室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語言 (Language)：英語

第三講 (Lecture 3)

「我就喜歡」的背後：消費主義與全球化的個人
Behind "I'm Loving It": Consumerism and Globalizing Individual
日期 (Date)：3-11-2005
時間 (Time)：9:30-12:30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32室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語言 (Language)：英語

第四講 (Lecture 4)

差序格局與全球化時代的等級文化
Chaxu Geju and the Culture of Hierarch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日期 (Date)：4-11-2005
時間 (Time)：15:00-17:30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永芳堂
Venue: Yong Fang Hall, Sun Yat-sen University
語言 (Language)：普通話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Organized b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Division of Humanities, HKUST
The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 23587778、傳真：(852) 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十期)

研討班每年舉辦三至四次，旨在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生提供互相交流的機會，鼓勵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日期：2005年11月5-6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一)論文報告人

資格：論文報告人必須為碩士或博士班最後一年學生，報告題目必須為本人學位論文。

報名辦法：

請於2005年10月7日前將報告提綱以電郵方式同時送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黃國信博士收

電郵地址：hsshgx@zsu.edu.cn與hshac@zsu.edu.cn；及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黃永豪博士收

電郵地址：hmwwh@ust.hk

主辦機構將於10月21日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並安排報告日期。

提綱需包括以下各項：

1.學位論文題目；2.有關課題的研究綜述；3.論文各章節簡介；4.參考書目。

費用：

論文報告人往返車費(火車硬臥或汽車)及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由主辦機構負責。

(二)參加研討班討論

資格：碩士或博士各級研究生

報名辦法：

請於2005年10月14日前，將姓名、所屬學校、院、系、暫擬學位論文題目等資料電郵送
hsshgx@zsu.edu.cn, hshac@zsu.edu.cn及hmwwh@ust.hk。

費用：

歡迎各相關學科研究生參加討論，往返旅費由參加者自理，在廣州食宿費用由主辦機構負責。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三卷第一期（2005年4月）

專論

清代臺灣岸裡社熟番的地權主張——以大甲溪南墾地為例（李文良）

清代「淮粵之爭」中的邊界（黃國信）

化干戈為玉帛——清代及民國時期江西萬載縣的移民、土著與國家（謝宏維）

地方社會中的族群話語與儀式傳統——以閩江下游地區的「水部尚書」信仰為中心的分析（黃向春）

述評

歷史人類學與華南區域研究——若干理論範式的建構與思考（莊英章）

書評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林孝庭）

Yinong XU,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謝湜）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劉焱鴻）

James FARRER,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曾國華）

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史洪智）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劉宏）

馬思中、陳星燦編著，《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黃菲）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張應強）

莊孔韶等，《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常利兵）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一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本書為許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業文書之四）。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訂購表格

歷史人類學學刊	機構				個人				學生			
	US\$		HK\$		US\$		HK\$		US\$		HK\$	
一年共兩期	50		350		30		220		20		150	
兩年共四期	100		700		60		440		40		300	
叁年共六期	150		1050		90		660		60		450	

請以 X 選出合適的項目。上述價格為折扣價，已包括平郵郵費。

開始訂閱期號：第_____卷第_____期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定價	折扣價	訂購數目	合計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HK\$80	HK\$64	本	HK\$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HK\$80	HK\$64	本	HK\$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HK\$120	HK\$96	本	HK\$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HK\$120	HK\$96	本	HK\$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HK\$120	HK\$96	本	HK\$
小計			本	HK\$
(郵費 + 書價) 合計			HK\$	

香港本地免郵費，海外訂購，每本另加港幣10元，作為平郵費用。

若以美元付款，請以HK\$7.5 = US\$1折算。

付款辦法：

☐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港幣/美元*_____，支付「香港科技大學」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港幣 HK\$_____

我將以右列方式支付款項：☐ VISA ☐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_____有效期至：_____

持咭人姓名：_____持咭人簽署：_____

請把書刊寄往：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傳真：_____ Email:_____

請寄回訂閱表格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四十期

華南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華南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黃永豪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Board

c/o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852)23588939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ihome.ust.hk/~schina>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歐冬紅小姐收